

老舟
—
著

心盲

Blinded Heart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心盲

Blinded Heart

老
舟
—
著

法律出版社 LAW PRESS ·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盲 / 老舟著.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

ISBN 978 - 7 - 5118 - 2193 - 5

I. ①心… II. ①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1466 号

心盲

老舟 著

责任编辑 孙东育
装帧设计 页语书装

© 法律出版社·中国

开本 710×1000 毫米 1/16

版本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出版 法律出版社

总发行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嘉恒彩色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印张 16.25 字数 262 千

印次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编辑统筹 独立项目策划部

经销 新华书店

责任印制 张宇东

法律出版社/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电子邮件/info@lawpress.com.cn

网址/www.lawpress.com.cn

销售热线/010-63939792/9779

咨询电话/010-63939796

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北京市丰台区莲花池西里 7 号(100073)

全国各地中法图分、子公司电话:

第一法律书店/010-63939781/9782

重庆公司/023-65382816/2908

北京分公司/010-62534456

西安分公司/029-85388843

上海公司/021-62071010/1636

深圳公司/0755-83072995

书号:ISBN 978 - 7 - 5118 - 2193 - 5

定价:29.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中国法律图书有限公司负责退换)

随 缘

(代自序)

原本没打算写自序，故事写完了就完了。但改完最后一稿以后，总觉得有话要说。想说就说，没必要烂在肚子里。

首先，我真诚感谢为这部小说的写作和出版给予了关心和帮助的朋友。没有这些朋友就不会有这部小说。

在我的本命年我写了一本小说送给我自己，因此，我也要替我谢谢我自己。不敢说我写了一本别人喜欢的书，但我相信，我写了一本我自己喜欢的书。更准确地说，这部小说更是写给未来的。

头一回写小说，顺其自然地写了一个律师的故事，一个围绕着一段神秘的恋情和一起纠结的抑郁症自杀案件以及一次冒险的西藏阿里之旅而发生的、解读当代人心灵危机的故事。简单地说，一个在迷茫中寻找生存尊严和信念的故事。

倘若读这本书的朋友能在看似支离破碎、交错复杂的一个个电影画面似的素描里读到自己的或自己熟悉的种种心境，倘若读完这本书的朋友能停下来稍微歇歇脚、回头望一望自己身后留下的脚印，我心足矣。

这部小说有好几个曾用名，最早叫《圣保罗医院的鸢尾花》，也叫过《蓝色的心》和《我的心是蓝色》，后来还叫过《活法》、《心病》和《心忙》。总之，这本书与人心有关，读者可以智者见智，不妨任选其名。

12年前,也是个本命年,我在汉堡大学法学院读完书、在德国的 Peter Lang 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德文版博士论文 *Zur Rezeption des inneren Systems des deutschen Privatrechts in der Volksrepublik China* 一书以后,就挂笔做了律师,后来又回国做了律师,一做就是十年有余。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我忙碌于人际之间,没有认真写过东西,直到开始写这本小说。

真正让我下决心动笔写这本小说,是去年看了德国作家 Benhard Schlink(本哈德 施林克)写的《朗读者》(*Der Vorleser*)以后,小说和电影都看了,可惜到现在还没去看德文的原著,有些遗憾。

Benhard Schlink 是海德堡大学的法学博士,本业是法学教授,执教过几所大学,1992年起他做了柏林洪堡大学的法学教授,也是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宪法法院的法官。他从43岁开始写作,写过不少好看的小说。1995年,在他51岁那年,他出版了《朗读者》。《朗读者》被译成35种语言,成了史无前例登上 *New York Times* 畅销书排行榜首位的第一本德语书,好莱坞还把《朗读者》拍成了电影。

坦白地说,起初我对 Benhard Schlink 和他的小说感兴趣确实是缘于法律同行的缘故,但后来是他的一句话让我找到了真正的认同感——他在一次采访里说:如果他只教法律不写小说,他会觉得他的生活里缺少了某种东西。

《朗读者》之所以吸引我是因为在我看来它是一部在“庄重中讨论尊严”的书,其他的对我来说都不重要。它在我几乎快要忘记自己的激情、忘记我是谁的时候,提醒了我——小说除了娱乐、调侃和排泄,还可以在“庄重中讨论尊严”。

昆德拉在《小说的艺术》里说过:“当上帝慢慢离开它的那个领导宇宙及其价值秩序、分别善恶并赋予万物以意义的地位时,唐吉珂德走出了自己的家门,他再也认不出世界了……唯一的真理被解构了,变成了数以百计的相对真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了现代的世界和小说……假如说未来在我眼里不代表任何价值,那么我喜欢的是谁呢?上帝?祖国?人民?个人?我的回答既可笑又真诚,我什么也不喜欢,

除了被诋毁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我相信——寻找生存的尊严和信念，其实比生存本身更重要。

“信仰太大了，大到无边无际难以描述，可时常又小得非常具体，心里没有它，就会觉得空空荡荡，对个人对社会都是如此。有信仰就会有敬畏，就会有变好的冲动和行动，就会有自觉对恶的克制，个体与社会就会美好一些，当然……在中国，这信仰可不一定与宗教有关，但一定与我们内心的充实有关。”我喜欢白岩松的这段话。

我不怀疑——“我思故我在！”可我更想说——“我信故我在！”

用心的写作就像是生孩子。

先是十月怀胎，其后是痛苦的分娩过程，尔后生命就诞生了；母亲抱着刚刚断了脐带的孩子左看右看，乐在心头、喜上眉梢，怎么看都会觉得自己的孩子好看。

然而，小说又是“遗憾的艺术”。写完了以后自己看着总会觉得不满意，每看一遍总会发现有值得改动的地方，没完没了。或许玩味这种“遗憾”也是写小说的一种乐趣，或许正是因为小说会有“遗憾”才使小说具有了魅力。生出去的孩子泼出去的水，孩子的命运靠他自己。小说也一样。

写过书，但不是小说。刚开始写这本小说的时候，有些“难产”，感觉“紧”。手紧、脑子紧、心更紧。最根本的是心紧，因为心里总想着要写出“语惊四座”的文字和“意味深长”的故事。结果，适得其反。心一紧就没有了自由，一个心灵不自由的人写东西不外是“故弄玄虚”或者“东躲西藏”，很难写出经得起推敲的东西来。写到后来就好了，心“松”了，“心门”打开了，心里亮了，“气”也就顺了，一切娓娓道来，字句和意象就像水一样自然流出。很爽。

写作是个性活动，可以只求自己不求人，不需要妥协，可以天马行空、一意孤行。写作是往外出东西，把肚子里的墨水、脑子里的想法、还有心里的感受倒出来，出来了人就舒服了。写作像串珠子，把自己直接和间接经历过的事一件一件用文字串起来，颇具玩味。写作也像梳头，

把一头乱发似的生活捋顺,令自己眼前一亮、心里一亮。写作更像筋络按摩,可以活血、通脉、顺气、舒筋化瘀,乐得身心畅快。真好。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我觉得,真正的人生其实自五十伊始。

一个人躲进自己的小书屋,点一支芳芳的藏香、沏一壶淡淡的普洱、飘一曲泣泣的琵琶私语;特别是夜里,留一半清醒留一半醉,神游在字里行间,用自己的文字筑建自己的法庭和祭坛,用自己的文字排列自我的存在空间和梦呓,直到烟散灰灭。

我喜欢。

Alles wird besser, nichts wird gut.

人心,苦、空无常,随缘则明。

老 舟

2010 虎年岁末 北京

两个赤裸的人。

他和一个女人，在漆黑的车里紧紧地抱在一起，狂吻、蠕动、呻吟、翻云覆雨……

灵魂和肉体在黑暗里肆无忌惮地“飞行”，拒绝着时间的流动。

他气喘吁吁，呻吟和挣扎搅和在一起。他感觉胸闷、大脑缺氧，觉得空间在压缩、越来越狭小。车门锁死了，车窗也打不开，车里的氧气不够了，快要被吸光了。他想喊，又喊不出来：“氧气！没有氧气了！快走！马上离开这里。”

一个白色的物体从天而降，“嘭”的一声，像一麻袋土豆重重地摔在地上。摔在车旁的地上。血！好多血！大堆的血！从白色的物体里缓缓流出……

暴雨突如其来。大堆的红血融入雨水，顺着马路四溢。

他来不及穿上衣服，裸着身惊慌地发动了车。狂风大作，雷电交加，车艰难地在风雨和夜色里前行。雨像一盆一盆水泼在车的前挡风玻璃上，他根本无法看清车外的一切，看不见路，只有一团一团的黑暗，一层比一层深的黑暗扑面而来，就像死亡推着死亡。

车身猛地颠簸了几下，颠得散了架，好像掉进了坑里。他听到了她的尖叫。

惊慌中他下意识地用右脚猛踩了几脚油门，不好使，车一动不动；他又狠踩了几下，车猛然向前蹿了出去，横冲直撞；他感觉车像是开上

了高速公路，飞奔了起来，又像是开在冰上，轮子打滑。

方向盘完全失控，左右都不行。踩刹车，刹车是空的，彻底失灵，不听使唤了。

车里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见。他看不见她，只有雨点打在车身上啪啪作响。

一道闪电。

两个赤裸的人，一辆疯狂的车，在漆黑的风雨里横冲直撞，速度的张力覆盖了他们、压迫着他们、渗入了他们的血液和心脏，使他们失魂落魄、让他们喘不上气、让他们窒息、让他们忘记了思考、丧失了记忆的时间和空间……

车，依旧飞奔。

他根本无暇顾及车里另一个赤身裸体的人，此时此刻，对他来说美是多余的。

他的喉咙被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喊不出声，手脚也不听使唤，似乎是被什么东西缠绕着，不得动弹，浑身上下冰凉透心，恐惧由内而外充满他的每个毛孔……

车不停地在加速！

离开了地面！飞起来了！向着黑暗飞行！向黑暗的深处飞行……

雷声霹雳。

绝命的惨叫声像一根针，一头深深地刺进他的耳膜，另一头被淹没在轰隆隆的雷声中！

……

2

米黄被自己的惨叫声惊醒，黑暗里他猛然从床上坐起，喘着粗气，一头汗，心怦怦跳，脉搏很快……

慢慢镇定了下来，他靠在床上，做了一次深呼吸，闭上眼。梦醒了，可人还在梦中，刚才梦里的场景好像电影一样在他的眼前回放，历历在

目、栩栩如生；唯独回忆不起梦里的那个女人是谁，她的脸模糊不清，好像不是同一个女人，一会儿是青青，一会儿是夏雨，变来变去；又好像既不是夏雨也不是青青，而是……

没有人不喜欢做美梦！

“黄粱一梦”有什么不好？往床上一躺，闭上眼，不费吹灰之力，不花钱，没有任何成本；就算是做噩梦，大不了也是有惊无险，但可以体验活生生的恐惧和生死之间极度心跳所带来的深度刺激。

可惜！人不能操控梦，好梦可遇不可求。

怪了，人类这么聪明，科技如此发达，为什么没有人发明个类似于“托梦器”的玩意儿呢？如果人可以想做什么梦就做什么梦，想何时做就何时做，想长就长，想短就短，那不就太“牛”了吗！想当官，就做个皇帝梦；想当明星，就做个明星梦；想当有钱人，就做个发财梦；想风流，就做个春梦……

想啥就有啥！简单、方便、快捷。非常符合人类越发欲壑难填的胃口！

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米黄才睁开眼，他打开床头灯，看了一下时间，凌晨4点44分。4—4—4！好恐怖的数字，就像在恐怖电影里一样。

每年一次的体检确实是好事，但也确实是麻烦事，每次都是被秘书催过N遍，到了最后期限他才会去医院。大约十年前的第一次体检，米黄就被列入了亚健康黑名单——高血脂、高血压、重度脂肪肝，还有颈椎病、慢性咽炎等。几年来这些指标变化不大，每年体检报告上医生的建议也是大同小异：低脂少糖、低热、高纤维素饮食；坚持有氧运动，控制体重；注意保肝，戒烟控酒；规律生活，按时作息，保证睡眠；劳逸结合，适当减轻工作强度释放工作压力等。

昨天下午开完庭后，一开手机，他看到了秘书给他发的一条短信：“医院体检中心通知您明天上午亲自去一趟医院，找一位姓王的医生，医生要当面和您谈谈体检结果。”

他一看就来气：“什么乱七八糟的，拿个体检报告还非要本人亲自去，有病！”

近几年来，他的肝火越来越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太快，心总是紧绷绷的，像上了发条一样。他觉得工作像是“打仗”，每天都在面

对“敌人”，事事都要钩心斗角；而生活既像是在“比赛”又像是在“演戏”，戴着面具，说的尽是言不由衷的“戏词”。只要一睁眼，不尽如人意的的事儿就比比皆是，前后左右到处都有让你生不完的气，气得肝疼。他觉得这样的生活不对劲儿，总是怀疑自己是更年期提前了。

昨晚睡觉前，和女朋友青青在电话里说了会儿“情话”后，他靠在床上翻了一翻一个刚接不久的案子，一个抑郁症病人跳楼自杀的案子。看了一会儿，他忽然想起，这次体检加了一项查验艾滋病的验血项目，心里咯噔了一下：“难道是验血有问题？否则医生怎么会要求本人亲自去医院？艾滋病！这可是大事儿！”提到艾滋病，他越想越心慌，越想心里越没底。

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睡前的所作所为和胡思乱想一定托了梦，让他梦见了血、女人和死亡。

3

看了一眼手机，米黄发现有一条青青昨晚深夜发来的未读短信：

“猜一猜哪一句是谎言：a. 餐厅服务员：菜马上就来；b. 同事：改日请你吃饭；c. 老公：在开会；d. 领导：我只讲两句；e. 夜总会小姐：昨天才来，今天是第一天；f. 开发商：房子还要涨价；g. 医院：我们尽力了；h. 警察：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读完，他笑了笑，回了一条：“全对！哈哈……”

青青是米黄曾经的“短信情人”，现在的新女友。

米黄和青青相识于两年前，在一个派对上，那时他刚离婚。那天，他们不期而遇，感觉很投缘，临别时互留了手机号。后来，他们开始短信往来。他们经常会把一些好玩的短信发给对方，而且两人也都会在收到短信的第一时间回复。

就这样一来一往，不知不觉米黄保存了青青的几百条短信。短信

成了两人重要的交流方式。

手机短信是人际关系的一面镜子。发什么“段子”？给谁发？不但反映了人的品位和趣味，还表明了人际关系的亲疏远近。对此，米黄深信不疑。如果两个人之间经常有短信互动往来，就说明两人的关系不错，彼此心里有对方；如果两人不但常有短信往来，而且相互回馈得很及时，这说明两人的关系是良好加密切；如果你发的短信老是“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或者隔三差五有一搭没一搭地回一条，这意味着以下可能性：第一，对方不重视你，你可有可无；第二，对方太忙；第三，对方出事了；第四，对方发财或升官牛B了；第五，你发的短信太“烂”。

读青青的短信、给青青发短信已是米黄近两年生活里的一部分，是开心的那个部分，每次读了青青的短信米黄会真笑。但米黄对青青既没有想深入的念头，更没有占有的欲望和忌妒的心理，什么都没有，只是一种温馨的感觉，一个喜欢的念想。

除了发短信，米黄和青青偶尔也通电话，但见面的次数屈指可数，他只知道她名叫青青，在杂志社工作，是个编辑，从未打听过她有没有男朋友、是否结婚，也没问过她多大，估计在三十上下。

在米黄的感情经历里，这是他第一次如此坦然地和美女打交道。过去可不是，年轻的时候，在各种场合米黄见到了美女，先是会紧张或是假装不理；而后则会想办法去接近和搭讪，接着就会话里话外拐弯抹角地去了解打听诸如年龄、住处、工作、有没有男朋友、结没结婚等。男人几乎十有八九都这样，一见美女心里就会痒痒、会焦虑、会心生忌妒、会渴望深入和占有……

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这话一点儿都不假。不惑之年的米黄从自己谈情说爱的经历和失败的婚姻中总结出了自己独到的“女人观”——美女都不是省油的灯，每个美女的背后即使没有不可告人的秘史，也少不了发生鸡飞狗跳的故事。如果一个男人想长期喜欢一个女人，保持距离是唯一的方法，只有可望而不可即时，最好是一辈子遥遥相望时，才会心生思念，才会用一生去思念，而这种淡淡的思念才是最美的，才会细水长流。相爱容易相处难，相处不如相见，相见不如思念。在这“爱乱情迷”的世界上，米黄发现，最伟大、最永久、最荡气回肠的爱情往往都是抽象的，而且多数是“歌德式”的单相思的爱。

“所谓伊人，在水一方。”

最喜欢的那个往往不是自己身边的那个，不在身边的人才是真情人。“短信情人！”米黄喜欢这么暗自称呼青青。不求常相守，只在乎“宛在水中央”，他愿意在自己的心里永远留给她一个“短信情人”的地方。

青青是70后，姓万名青，“青青”叫起来很顺，也很亲切，所以她喜欢别人叫她青青。也许是因为皮肤白皙和身材匀称高挑儿的关系，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小几岁。第一次遇见米黄时青青就蛮钟情的，但她曾经有过的不寻常的感情经历，让她对男人、对婚姻望而却步。大学毕业以后，她和一个已婚男人有过一段不短的刻骨铭心的感情生活，断断续续当过两三年“小三”。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纠结中她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她想过割腕，想过吃安眠药，也想过跳楼……虽然她最终从感情怪圈中走了出来，虽然已经过去几年了，时间疗伤了伤疤，不痛了，但心里的疤还在。她不知道，被伤害过的心是否还能去爱人。

痛过的青青并不是不相信这个世界上还有爱，而是更相信当今世上没有不花心的男人，不论有钱的没钱的、有权的没权的、有知识的没知识的，都差不多，半斤八两而已。虽然她否认“男人一半是绅士一半是流氓”的说法，但在她看来，当今男人的“爱”像黄祸一样，已经泛滥成灾，不能要了，让女人承受不起了。痛苦的经历告诉青青，和花心的男人可以快乐一时，但过不了一世，一辈子和花心男人在一起就意味着要受一生的罪。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更何况不少男人只愿意与你春风一度，而压根儿就没想和你相守偕老。

爱情就像鸡蛋，有的是生的，有的是熟的，经历了感情磨难的爱情就像高温煮熟的鸡蛋一样，成熟了，但内心也失去了晶莹和光泽。

“爱已经不再像在初恋的年代/爱只在回忆里/默默地期待/我的爱不再有花开/不再有浪漫的诗句和炽热的坦白/我的爱被生活漂白/被忙碌掩埋/早已经变得很实在/爱已经记不起那心潮的澎湃/爱只能在心底平静地徘徊/我的爱不再有光彩/不再有甜蜜的私语或妒忌和伤害/我的爱被红尘覆盖/被时光剪裁/早已经变得很无奈。”

无论是米黄还是青青,刘欢的这首歌,无疑唱出了他们心里共同的“爱之无奈”。

理性是灰色的,感性之树常青。

就在一个多月前的一个晚上,一番眉飞色舞的神聊和卿卿我我的蠢蠢欲动之后,两个“熟鸡蛋”终于摩擦出了火花。青青和米黄鬼使神差地上了床,用感性绑架了一次理性,用床上的行动证明了两人对生活的激情还在,没有被过去埋没。

但米黄毕竟是有历史的米黄,青青也不再是情窦初开时的青青。吃一堑长一智,两个过来人明白:虽然激情不会说谎,但激情只代表激情,“一睡”不能定音。于是,就在两周前,两人笑呵呵地用手机短信达成了一个为期一年的“约法三章”——不谈婚论嫁、同居但不同住、对外不以男女朋友相称。此举既是“双赢”又可谓“进退两易”,免得一发不可收拾,旧伤上再添新疮。

“有枣没枣先打一竿。”两人心照不宣,彼此彼此。

就这样米黄和青青结束了一段保持了近两年的“短信恋情”,悄悄地开始了一段只有他和她彼此心知肚明的“秘密恋情”。

4

看了看窗外,天还没亮,米黄傻坐在床上东想西想,一幕一幕回忆着自己那些过往的“风流韵事”,掰着手指数了好几遍,但实在是记不清自己究竟与多少女人上过床,更无从判断谁是可疑的艾滋病病毒携带者……

人生在世,“应有尽有”不如“应无尽无”,其实“无”比“有”更重要。

记不清是上初一还是上初二的那个暑假,晚上天很热,他一个人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莫名其妙地想到了“死亡”。

“现在我活着,可总有一天我会死去,人为什么会死?永远活着该多好。人死后,就没了,不在了,不能吃不能喝,听不见,看不见,再也感觉不到世界上的一切,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一百年,一千年,一万年……世界没有了我,我再也回不来了,怎么办呢?我会在哪里呢?会变成什么呢?”

他不敢再往下想,思想顶到了脑底,到了极限,根本无法再想下去;他的心跳狠狠地停顿了一下,感觉心脏在下垂,心里空空如也,一种没着没落、诚惶诚恐的末日心境;脑子里一会儿是白茫茫的一片,一会儿是黑乎乎的一团……

这一夜深深地埋在了他幼小的记忆里。他平生第一次感受到了什么叫“恐惧”!他有“害怕”——看见蛇、一个人走夜路、看见打架流血、听鬼的故事、见到死尸等,但这些都只是害怕,只是害怕,他说不出为什么,却可以触摸到两者的不同:害怕是一时的,会消失;恐惧则是长久的,可能一生一世都挥之不去!对死亡的恐惧心理一直伴随他的成长过程,像一个幽灵一样时常徘徊在他的心里,尤其是在他孤独的时候会若隐若现、若即若离地困扰着他的灵魂,直到现在依旧如此。人生的痛苦不在于生命本身,而是在于恐惧带来的自我折磨。

德语里有一句谚语:“Ein Mal ist kein Mal”,意思是说:“一次等于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不可再生,不能重复,人生不就等同于荒诞和虚无吗?有时候,米黄会抱怨自己没有生长在一个信宗教的家庭里,无论是真是假,相信有“来世”,相信有“天堂”和“地狱”,总比不相信的好;死后有个去处,有个着落,活着的人心里会踏实些,至少可以坦然地面对生老病死,少一点儿恐惧。

难怪有人感叹:死并不难,难的是活着。

天亮了。米黄忧心忡忡地走进淋浴间洗澡。

一边淋浴,他一边下意识地摸着自己的身体;上下左右前后每个部位都摸了个遍,尤其是胃、肝、肾、心、脖子和头等部位,没有发现什么可疑之处和不适的地方。

他又站在卫生间的大镜子前看着自己的裸体——摸摸脸、拍拍屁

股、看看两腿之间；前后左右上下，转过来调过去地看着摸着。

很久了，他太久没有如此仔细地在镜子里去关注自己的身体了！每天他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忙着办案子、东奔西跑地开会出差、绞尽脑汁盘算着挣钱、吃喝玩乐搞关系，完全忽视了离自己最亲近的东西，甚至是自己的身体；就像是老花眼，只看得见远的看不见近的。

他在镜子里看着他自己，脸上的表情怪怪的，说不清是尴尬还是悔意：这样过日子靠谱吗？这几年自己跟自己太叫劲了，像麻花一样自己和自己拧巴了。又浮又躁，躁得找不着了北，像是得了“多动症”。读书人出身，可现在连坐下来静静看一会儿闲书的耐心都没有了，更免谈听音乐会和看话剧了，估计多半会睡觉打呼噜。

他捏了捏胳膊上松弛的肌肉、摸着隆起的肚子、望着头上的根根白发和眼角密密的皱纹，还有衰退的记忆力、失眠、早醒、老花眼、性欲的每况愈下……他明白，这是未老先衰！这些现象都预示着自己身体的“折旧”在加速。还是老话一针见血：“不怕挣钱少，就怕走得早！”

人都一样，平时是听不进去道理的，只有灾难临头的时候才会悔过、想吃后悔药。他也不例外。

岁月蹉跎，光阴无情。昨天还管解放军叫叔叔呢，今天解放军管你叫叔叔了。

他第一次被别人说“老”是在马路上。他正开着车，有一辆小货车想在他前面“夹塞”硬往里并线，他“蹙”了它一下，没有让。不一会儿小货车追了上来，摇下玻璃，露一个年轻人的脸对着他大声喊道：“老东西，找扁啊？”他没理他，踩了一脚油门走人，可是心里很不爽：“他居然叫我老东西？我有这么老吗？”他下意识地在他后视镜里看了自己一眼，很是生气。

他喜欢吃上海的小笼包，上个月在上海出差，于是特意去了城隍庙九曲桥边上的南翔小笼；服务员是个中年妇女，很热情，一口一个“老师傅”，叫得他有些郁闷。年轻的时候听到有人叫自己“老师傅”是不会往心里去的，知道这是上海人的“尊称”和“客气”，可到了这个不上不下的年龄心态就变了，总觉得别人叫的不是“尊称”，而是“实打实”在叫你。

喝了杯牛奶,拿起那只和他形影不离的公文包,米黄匆匆出了门,下了地库,走到自己的车前,但他又突然掉头往回走,觉得刚才忘了锁门。他白跑了一趟,门锁得好好的。他赶紧又下了地库,开着车匆匆去了医院。

体检的人很多。他焦虑地坐在医生办公室的门口,就像等待法庭宣判一样,心里忐忑不安。终于轮到他了,他慌忙走进医生的办公室,紧张地坐在医生对面。

医生戴眼镜,还带着大口罩,从她花白的头发看,年纪应该在六十五上下。她看了他一眼,用低沉的声音问:“姓名?”

“米黄。大米……的……米,黄是……黄色……不……是黄河的黄。”他的声音有点儿颤抖。

“黄河的黄不就是黄色的黄嘛。”医生又看了一眼米黄。

“全对。您全对。”米黄说话更紧张了。

问了姓名后,她从抽屉里慢慢拿出了一份体检报告,轻轻放在自己面前;她又看了他一眼,慢慢地翻到体检报告的最后一页,然后抬起头看着他,严肃地看着他。

他无语。不知所措。

“你的健康很不好。”医生说话了。

“什么病?”他急忙问。

“我看了你这几年的体检记录,你的血……”她说去翻化验单。

“完了!果真是……”米黄要崩溃了,“大夫,您就直说吧,没事儿,我扛……得住!”

医生一脸严肃:“你连续这么多年都是‘三高’,你知道会是什么结果吗?血脂异常和脂肪肝是冠心病的危险因素,也是糖尿病和高血液黏稠度等疾病的病因……”

米黄走出医院的大门,进了自己的车。